

台灣小說名家

龍吟

(台灣) 臥龍生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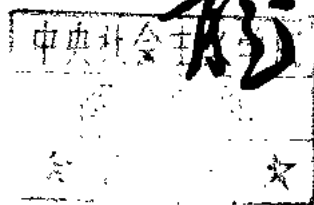
台港澳小说名家

76487



200095510

卧龙生



(台湾)卧龙生著

第二册

当梦襄挣扎着再起来时，突然觉得身上已发起高烧，头疼欲烈，勉强走了几丈路，不自主又坐下来。

他试行运气，可是四肢关节要穴，都已不能由心主宰，丹田真气，上达至胸，即滞留不动，连连试行数次，都是徒劳无功，这时，他意识自己真的病了，而且这病来得异常凶猛，心念一动，真气随散，顿觉全身一阵寒意由毛孔透发出来，连坐着都觉得费力，他不得不向病魔服输了，缓缓的仰卧地上。

这时，他神智还很清楚，看着天上浮动的白云，四周山峰上的积雪，苍翠的巨松，盛开的野花，幽谷是这样寂静，世界是这样美丽，但他已失去了生命的信心，别说身处敌人势力范围之下，随时有被敌人杀死的可能，就是敌人搜寻不到这条山谷中，象这样人迹罕到的地方，一个病人，除了坐以待毙之外，还有什么办法可想，何况，还有虎、豹之类的猛兽，经常出没，即便是一只饿殍，杨梦襄也没有抵御的能力了。

突然间，一阵刺耳的鸟鸣，划破了山谷的沉寂，梦襄随眼望去，只见一只奇大的怪鸟，低掠飞过，怪鸟形状如鹰，但比鹰要大上十倍，两翼开张，足有七八尺大小，梦襄心中蓦然一动，暗道：怪鸟这样硕大威猛，形像非鹏非鸾，可能就是霞琳西来时所乘大觉寺中养的怪鸟了。

梦襄追随一阳子学艺十二年，不但尽得昆仑派中武学，而且还读了一肚子书，不过他读的不尽是五经四书之类，而包括了儒、释、道等样样都有，他虽然没有见过那种硕大的

0567/03

• 1 •

怪鸟，但略一沉思，就想到那可能是属于鼯类的一种鼯禽。

正当心念转动当儿，那怪鸟突然又折返身来，急掠而过。去势较来势尤觉快速。

这怪鸟突然折返回飞，又触动杨梦寰一个意念，暗忖道：这大雕要是大觉寺和尚养的，用它们搜寻敌踪，倒是不错，心念及此，忽又忆起昨夜力斗群僧时，那自称伏虎罗汉元觉说的几句话来，他说：料自己也逃不出祁连山中，如果他们利用这大雕追寻敌踪，那当真是难以逃避。

梦寰越想越觉自己推断不错，不禁动了遁敌之念，那知刚一挣扎欲起，立觉全身痛楚难当，心头一凉，又颓然躺下，长长叹息一声，索性闭上眼睛，静以待变。

太阳光照射在他的身上，他吃力的取下背上长剑，使自己躺的更舒服些。他已不再去用心思索，只是静静的等待着死亡，不管是被敌人杀死，或是让虎、豹吃掉。病魔剥夺了他抵抗的能力和生命的希望，他安静的没有一点畏惧，同时不愿再去回忆，只是领受着那唯一能给他温暖的阳光，不大工夫，又自沉沉睡去。

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，突然一声沉喝，把他由酣梦中惊醒过来，睁眼看去，三个身着黄袍的和尚，并肩站在距他五尺左右的地方，中间那黄袍僧人，正是伏虎罗汉元觉。

元觉脸上挂着一份冷冷的笑意，看梦寰睁开眼睛后，才傲然问道：“进了祁连山青云岩百里以内的人，从没有一个能活着出去，你躺在地上干什么？快起来，我们再斗三百回合，看看你不能闯得过去。”

梦寰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病势沉重，那还有力气和你们动手，杀割活捉，我都认命，你们请动手吧！”说罢，又闭上眼睛，静静的躺着，神情十分安详，毫无恐惧之感。

元觉冷笑一声，铜铍护面，慢慢的移近梦寰，看他脸上红晕似火，确似有病一般，蹲下身子，左手摸摸梦寰额角，确是高烧烫手，知他所言非假，沉吟一阵笑道：“我们要杀一个有病的人，自然是举手之劳，不过这样死了也不会甘心，再说你昨夜作为，还不失英雄本色，现在我们破例的把你送到大觉寺去，交给掌门方丈发落，生死那要看你的造化了！”

梦寰睁开眼睛笑道：“生死的事，算不了什么，我杨梦寰还不会放在心上……”

一语未毕，骤闻一个甜脆的女人声音接道：“生死是人间大事，你这人真奇怪，怎么竟不放在心上！”

三个和尚同时吃了一惊，转身望去，不知何时，几人身后已多了一个黑衣妇人。

这女人装束诡异，脸上也蒙着一片黑纱，长垂数尺，全身除了两只白嫩的手外，再也看不到一点其他颜色，但身材却异常玲珑娇小，右手横握着一枝玉箫，站在太阳光下，似是1个黑色魔影，山风吹的她黑衣和蒙面纱飘动着，愈使人望而生恐怖之感。

元觉疾退三步，左手摸出铁笔，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快说，再要装模作样的吓人，当心我们要动手了！”

黑衣妇人扬了扬手中玉箫，由那长垂数尺的蒙面黑纱中，发出来一阵甜脆动人的娇笑，道：“你们三个扫地捧香的和尚，也配问我的姓名么？识相的赶紧给我滚回去，我看几个老和尚的面上，饶你们这一次……”话到这里，声音突然由缓和变成严厉，继续说道：“如果你们再多说一句废话，当心我要你们由罗汉变成怨鬼。”

这女人几句话口气好大，元觉和另外二僧，一时间倒被

她噉个头晕转向，过了半晌，元觉才问道：“这么说，姑娘是本寺方丈、监事们的熟人了，请姑娘随便列举一位法号职掌，也让我们回寺去有个交代。”

黑衣妇人似已不耐，身子一晃，曲膝跨足，陡然间已欺到三个和尚身侧，玉箫左扫右打，眨眼间，攻了三人每人一招。

这三招快速绝伦，三个和尚虽然早都有了戒备，仍被迫的向后退避了六七尺远，那黑衣妇人出手如电，一招攻势中似有几个变化，若打若点，似劈似扫，使人有一种封架全难的感觉。

三个和尚各试一招，已然觉出对方招术奇幻难测，不觉全都一怔，元觉心中一动，突然想起一个人来，立时问道：“看姑娘这身装束，芳架可是玉箫仙子么？”

黑衣妇人笑道：“不错，你们三个如果知道厉害呢，那就赶快回去，只要你们提起我来，想几个老和尚还不至于骂你们没用。”

元觉一听，来人果是玉箫仙子，心里登时冒上来一股寒意，这个神龙般隐现无常的女魔头，三年前已到过青云岩大觉寺一次，为硬讨一粒雪参果，和大觉寺的和尚们动上了手，她单人匹马凭手中一只玉箫，把大觉寺搅了个天翻地覆，当时大觉寺三个长老，正在闭关期间，八个一代弟子，三个行脚未归，一个被逐出门墙（即一明禅师），四个一代弟子，和二代元字排名的弟子，大都出手，但仍被她取了一粒雪参果冲出了群僧围截，因此玉箫仙子的名头，在大觉寺中已非陌生，当时元觉本不在寺中，但他归寺后，却听得同门中谈起过那次惊险激烈的拚搏。

因此，元觉一看黑衣妇人那身奇异的装束，颇似同门口

中所说，三年前大闹青云岩的玉箫仙子，随口一问，果然不错。

这玉箫仙子三年前大闹青云岩时，力斗一代弟子四人尚占上风，元觉和另外两僧，自知非人敌手，，但又不愿就此退走，略一犹豫，玉箫仙子已是不耐，娇叱一声，纵身而上，玉箫左扫右打，瞬息间连攻十几招。

这十几招，招招奇幻莫测，三僧一齐出手，钹封笔架，仍闹的手忙脚乱，退避八九尺远，才算让了开去。

元觉等接架了玉箫仙子这一阵快攻后，强弱之势，已极明显，三个和尚心里都很明白，再不见机撤走，想生还相当渺茫，一语不发，转头就跑。

玉箫仙子望着三个和尚狼狈去远，格格大笑起来，声音虽很娇脆，只是发自那长垂蒙面黑纱之中，却使人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，躺在一侧的杨梦寰，心里不自觉生出一种寒意，暗自忖道：这女人赶跑了三个和尚，却不知如何来收拾我这病人，看来今番是凶多吉少了。

直待那三僧身形消失之后，玉箫仙子才转过身子，缓缓走到梦寰身边，问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？因为什么会和大觉寺的和尚结了梁子？”声音甚是柔和，似乎毫无恶意。

梦寰隔着那蒙面黑纱望去，隐隐见对方樱唇微启，脸上似乎带着笑意，胆气一壮，答道：“晚辈杨梦寰，是昆仑派门下弟子，为追寻一位朋友，深入祁连山来，遇上大觉寺和尚，一言不合，动手结敌，刚才他们追我至此，幸得老前辈仗义出手，救我一命。”

玉箫仙子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什么老前辈不老前辈的，叫得难听至极。”说着话，人却蹲在地上，伸手摸摸梦寰额角，只觉滚烫烫手，随又接着问道：“你好像病的不轻？”

梦寰苦笑一下，答道：“昨晚我和刚才那几个和尚打了半夜，困倦难支，露宿半宵，不小心受了凉啦。”

玉箫仙子站起身子笑道：“那你现在是想死呢？还是想活？”

梦寰心中暗想：我死在此地，原不要紧，只是霞琳安危未知？既然生存有望，何苦硬要自绝生机，当下便答道：

“想死如何？先请赐示，也好待晚辈斟酌斟酌。”

子玉箫仙笑道：“我这十几年来，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，也遇上过不少奄奄待救的人，可是我却从来没有伸手救过。”

梦寰听得心头一震，暗道：最狠妇人心，果然是不错。

只听玉箫仙子继续说道：“你要想我救你，那就得先答应我一件事情，我知道昆仑三子那点本领有限的很，料他们也教不出什么了不起的徒弟，你只答应今后跟着我走，我不但替你医病，而且把我一身本领也倾囊相授，十年之后，保证你可称霸江湖，我也不要你行什么拜师大礼，只要你答应就行。”

梦寰摇摇头，道：“背叛师门，武林大忌，我杨梦寰还不屑为得。”

玉箫仙子笑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存心想死了？”

梦寰道：“生死也算不得什么大事，我还不放在心上。”说罢，索性闭上眼睛，连看也不再看玉箫仙子一眼。

但听玉箫仙子一阵格格娇笑，道：“你这个人就快要死了，还是这般强硬，我偏要把你医好，不要你趁心如愿的死去，说完话，探臂抱起梦寰，施展开“踏雪无痕”上乘轻功，翻山急奔。

梦襄病势正重，四肢软麻，那还有力挣扎，只得任人挟持着，向前跑去。

玉箫仙子翻越几座峰岭后，在一个山角下面，放慢脚步，挟着梦襄，登上一段峭壁，走进一片突岩下面。

两边都是插天高峰，这突岩却生在双峰之间，好象是人工借着那天然形势，搭成的石帐一般，深有丈余，下临绝壁，形势异常险要。

玉箫仙子放下梦襄后，慢慢的取下蒙面黑纱，现露出本来面目，笑对梦襄说道：“你现在还愿不愿跟着我走？”

杨梦襄转脸看去，只见她肤白如雪，樱唇喷火，黛眉如画，星目欲流，衬着嘴角间荡起的盈盈媚笑，娇媚之态，逼得人不敢多看，杨梦襄看两眼，不自主别过头去。

玉箫仙子从怀中取出一粒白色丹丸，放入梦襄口中笑道：“你先吃了我这粒定神丹，等到天黑时，我到大觉寺去给你偷一粒雪参果吃，那雪参果是天地间无上奇品，吃一粒百病可除，看你现在情势，病的实在很重，不用雪参果治疗，恐怕三两个月内也难复元。”

梦襄看她一时间态度大变，心中甚感不安，观察这女人行事性格，和陶玉有很多相似之处，冷热无常，颇难捉摸。

处此情景，杨梦襄也只有暂时任人摆布，吞下定神丹，闭上眼假装睡去，过了一阵，竟然真的睡熟。不知时间过了多久，梦襄被一阵口渴急醒，睁眼看时，天色已然入夜，身旁四周，都堆满了一种异常柔和的草，大概是那黑衣女人，专门出去为他弄的。

这时，玉箫仙子也不知那里去了，这断崖突岩下面，只余下梦襄自己，他病中醒来，口渴难耐，忍不住低喊了两声要水。

但闻得山风松涛，一阵接着一阵而来，间有停歇时，静的使梦襄听到了自己喘息声音，他连叫数声，却是不闻回应。

这夜大概是一个浓云密布的晚上，梦襄转脸向突岩看去，只见一片黑沉沉的，连一颗星星也没有。偶然，一片红光闪过，但转瞬就消逝，再看却又不見。

梦襄口渴愈来愈难忍耐，头上的热度，也逐渐的增高，他神志似是在半迷半醒状态，不停的叫着要水。

可是，这等人迹罕至的深山中，千丈悬崖中的突岩下，玉箫仙子走了，有谁去理他呢？他梦呓似的、幽沉的叫着口渴，一声接一声不断，而且声音也愈来愈大，从突岩下飘出去；挟在山风中，飘到很远的地方。

突然，奇迹发生了，一只滑腻的手，把他轻轻的揽入怀中，冰冷的水壶放到他唇边，他喝下半壶水，人好像清醒不少，转转脸，看那喂他水喝的人，正是玉箫仙子。

这当儿，她已取下了蒙在面上的黑纱，一个纵横江湖的女魔头，会突然变得异常温柔，只听得她轻轻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你的病势，相当沉重，看样子，不用大觉寺的雪参果疗治，三五天内恐怕没法子好转，可是大觉寺的几个老和尚，都在寺中，要盗他一粒雪参果，实在很难。”她这几句话，似是自言自语，也似是对杨梦襄轻诉。

梦襄喝过那半壶水后，似乎是暂时清醒了，他摇摇头，笑道：“大觉寺和尚很多，你一个人如何能打得过那么多人呢？”

玉箫仙子叹口气，道：“可是不用雪参果，恐怕你的病，很难好转！”

杨梦襄笑道：“我们萍水相逢。你为什么这样关心我

呢？你不是从不愿伸手救人吗？”

玉箫仙子笑道：“你好像是很想死，对吗？我就是不让你死，怎么样？”

梦寰苦笑一下，闭上眼，想再睡去，然而他已酣睡了一日半夜，此刻毫无睡意，只觉身上忽冷忽热，难受至极，虽极力忍耐，但仍不时发出轻微的呻吟。黑夜视物有如白昼，看梦寰勉力强忍痛苦，精神十分狼狈，玉箫仙子内功精湛，初还冷眼旁观，渐渐的心中不忍起来，微微一叹，暗道：我半生来杀人无数，却是从未动过半点儿怜悯之心，此刻，怎的会对一个病人，若有无限惜怜一般，他忖思良久，颇难自解，不自主的伸出手去，摸着梦寰额角，柔声问道：“你现在心里可感到难过吗？”

杨梦寰正值冷热交侵，大感烦躁当儿，一扬腕推开玉箫仙子一只手，叱道：“拿开你的手，不要碰我。”

玉箫仙子听得怔了一怔，几十年来，从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这样对过她，梦寰的蛮横，在她心里却荡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，这感觉很是微妙。这多年来，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女人。

这个横行江湖的女魔头，突然变得温柔起来，她慢慢的把身子移到梦寰身边，而且举动之间，小心异常，生怕再碰到梦寰，惹发他的脾气。

她拔出背上玉箫，垂下头，贴在梦寰耳边，低声说道：“我替你吹只曲儿听听好吗？等你睡熟了，我再到大觉寺去，无论如何，也要偷得一粒雪参果来，给你医病。”

梦寰转过望她一眼，未置可否。

玉箫仙子却柔媚一笑，玉箫放在唇边，袅袅如缕的吹了起来，箫声如百啭黄鹂，梦寰渐渐的听入了神，脸泛笑意，

似已忘去了病中痛苦。

玉箫仙子看梦寰倾耳细听，状至愉快，也越法吹的起劲，一缕清音，悠悠如静水游鱼，梦寰随着舒情箫声，缓缓的合上了眼睛。

正当他似睡非睡当儿，突然听得一声厉啸响起，玉箫仙子心头一震，停住箫声，低声对梦寰道：“你只管安心休养，不要害怕。”说完话，霍然跃起，正待串出突岩，一阵飒然微风，来人已挡在突岩出口，玉箫仙子只怕惊了梦寰，不待对方出手，已白先发制人，纵身疾扑，玉箫猛攻三招，想把来人逼下断崖。

可是来人武功奇高，且早已有备，手中两只虬龙棒，左封右挡，连架三招，人还站在原地未动。

玉箫仙子停手横击，一声冷笑道：“偏你还掌着一派门户，怎么一点脸都不要。你再追我二十年，我还是一样的不理你！”

来人哈哈一阵大笑道：“女人家讲话，最是不能相信，我早就知道你有情郎，你 just 是不肯承认，今天被我碰上了，还有什么话说？咱们断断续续打了五六年啦，你要不理我，咱们还有得打的……”话到这里，突然脸色一变，望着突岩中卧病的梦寰，面泛杀机，暗运功力，准备猝起发难，一举击毙情敌。

玉箫仙子看他流露凶光，注定梦寰，已猜透他的心意，一面全神戒备，一面冷冷说道：“这里地方狭小。要打咱们到下面山谷打去！”

来人阴森森一笑答道：“那是最好不过。”说完，转过身，似欲下崖。

刚走一步，蓦然一个转身，一挫腰，闪电般反向梦寰扑

去。

玉箫仙子在来人翻身跃起时，已抢先出手，右手玉箫一招“横断巫山”连架带点，把他猛扑势子挡住，紧攻三招。

来人见玉箫仙子抢了先着，致使阴谋不逞，立及怒火高烧，暴怒已极，架开玉箫仙子三招后，一对虬龙棒，展开疾攻，但见双棒飞舞，玉箫吞吐，转瞬间两人已对拆了三四十招。

激战中，玉箫仙子蓦然心中一动，暗忖道：我们已交手过数十次，总是难分胜负，今天纵不惜以性命相搏，以求险胜，但也无法在几百招内分出强弱，梦寰病势过重，急待雪参果疗治，何不借他助我一臂之力，先到大觉寺去，偷得雪参果回来，治好梦寰的病，再和他拚过死活不晚。

心念一动，立时急功两招，逼开对方双棒，退一步笑道：“你今天当真是要和我拚命的吗？”

来人怔了一怔，答道：“咱们五六年来打了几十次啦，我从没有一次存了和你拚命的心意。”

玉箫仙子格格娇笑道：“你这几年来，到处追着缠我，究竟是安的什么心呢？”

来人笑道：“这还用我再说吗？我已对你讲过好多遍了，你只要肯答应和我结成夫妇，我就把崆峒派掌门人让你当。咱们联起手来，必可称霸武林，打遍江湖。”

玉箫仙子嗔道：“谁稀罕去干你们崆峒派的劳什子掌门，我现下有一档事想请你帮帮忙，不知道你敢不敢答应？”

来人仰脸大笑道：“我阴手一判申元通岂是怕事的人吗？就是龙潭虎穴，只要你说出来，我也去闯他一闯！”

玉箫仙子道：“我想你和我一起去大觉寺，偷他们一粒

雪参果，你敢去吗？”

申元通听得一呆，迟疑了半晌，答道：“我们崆峒派和大觉寺互不侵犯，再说大觉寺三个老和尚禅关一满，那所在不是好玩的地方。”

玉箫仙子冷笑道：“我早就看出你阴手一判，是个毫无胆气的人，你不敢去，难道我一个人不能去么？”

申元通吃玉箫仙子一激，怒道：“谁说我不敢去？不过你得先告诉我，你要雪参果干什么用？”说完，两道眼神深注着梦寰。

玉箫仙子笑道：“告诉你也没有什么，我的兄弟病了，我要去替他偷粒雪参果来医病。”

申元通阴森森一笑，道：“什么兄弟不兄弟，不如干脆说是你的背郎好些。”

玉箫仙子听得脸上一热，正待发作，继而一想：凭自己一人力量，想偷雪参果，确实不易，为了要早把梦寰病势治好，强忍下一口气，笑道：“你不要胡说八道，他是我兄弟一点不错，你要不信那就算了，我也懒得和你多说，帮不帮忙在你，你要再乱说，可别怪我永不再理你了。”

申元通见她说的认真，不觉信了一半，再者玉箫仙子在江湖道上，只是心狠手辣而已，并无淫荡声名，尤其玉箫仙子最后那句：可别怪我永不再理你了，言词之间，大有垂青之意，不禁心神一荡，但仍抱着怀疑神态问道：“你有兄弟？我怎么从来就没有听人说过？”

玉箫仙子故作薄怒，嗔道：“为什么要对你说？你又不是我什么人！”

申元通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”

玉箫仙子又幽幽一叹，道：“我只有这一个兄弟，他要

真的病死了，我也是不能活的。”

梦寰躺的地方，离两人也就不过有七八尺远，听得玉箫仙子，说自己是她兄弟，心中又气又急，要想挺身否认，又感力不从心。

只听阴手一判大笑道：“既然是你兄弟，我申元通当得效劳，咱们现在就走如何？”

玉箫仙子回头走进梦寰身侧，深情款款的说：“兄弟，你好好休息一下，姐姐去给你偷雪参果去。”说完，陡然转身，和申元通联袂飞出突岩，但见两个人影一闪而没，身法奇快无比。

突岩外，一阵呼啸山风，伴着卧病的梦寰，他经申元通和玉箫仙子一闹，刚才被玉箫仙子抒情箫声催出的睡意，完全消失，心中涌出来万千感慨，他想起滞留饶州客栈的三师叔慧真子，不知是否已回到昆仑山去，还有师傅和澄因大师，是不是已求得雪参果赶回饶州，沈霞琳虽然有陶玉照顾，但不知她伤势如何？……

还有那红拂娇装的朱白衣，奇情断弦，恩拯师叔，赐授奇技，觅救霞琳，无限情意尽在不宣中，……万千思绪，刹时间涌塞心头，剪不断，理还乱，越想越愁。

他呆想了一阵，勉强爬起来，走了几步，只觉两腿一软，又坐到地上，生龙活虎的杨梦寰，已被病魔折磨的成了废人一般，他不禁暗自叹息几声。

蓦地里，几声大震，有如山崩地裂一般，断断续续有一刻工夫，才完全沉寂下来。梦寰不能跃出突岩查看，心中暗自忖道：这几声大震，可能是金环二郎放那一把火，烧化了峰下积雪，使得峰上的积冰失去支撑力量，倒塌下来，否则就是峰顶的巨石滚落，也难有这等惊人威势。

几声大震过后不久，突然又传来几声凄厉的鬼哨，杨梦寰暗道：大觉寺中和尚，又在搜查故踪了，我此刻病势正重，若被他们发现了，势将束手就缚，立时伏在地上，探首岩外，向下察看。

这时，山风已吹散天上不少乌云。间有云开之处，闪烁着丛丛繁星，只见星光黯淡，梦寰又值病中，元气不足，极尽目力，也只能略辨山势概貌。

陡然，一阵呼喝之声，传入石岩，紧接着几条人影，由梦寰头顶断崖上，急跃而下，越过梦寰停身突岩，向谷底而去。

这一下，距离很近，梦寰看得甚是清楚，前面那人正是陶玉，手中提着金环剑，后面追他的，是三个穿着黄袍的和尚，每人手中，都拿着铜钹铁笔。

杨梦寰一望之下，即知道三僧都是大觉寺十八护法罗汉中的人物，铜钹铁笔的招数，奇诡难测，如果三人合击陶玉，金环二郎势必抵挡不住，心头一急，忘记了自己是抱病之身，一跃而起，刚刚站起身子，突觉一阵头晕目眩，不自主又倒在地上。

这一声虽然不大，但在身负上乘武功的人听来，却甚清晰，三个追赶陶玉的黄袍和尚中一人，突然停了下来，铜钹护身，向突岩搜寻过来，待梦寰清醒坐起，那和尚已到了突岩出口。

和尚似是不敢轻放躁进，铜钹护着前胸。铁笔蓄势待敌，目注突岩中坐着的梦寰，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快说！”

梦寰伸手抓过身侧长剑，暗自忖道：“我现在无论如何是不能和人动手，与其冒险一试，不如给他个不加理会。”心念一动，不理那和尚问话，只是静静的坐着。

黄衣和尚连着追问两声，不见梦寰答话，也不见他作态迎敌。长剑横放面前，静坐不动，神情沉着，若无其事，好像根本就不把自己放在眼里，这一来，和尚反而有些踌躇起来，估不透杨梦寰究竟是什么来路。

僵持一阵，和尚心中已难再忍耐，全神戒备着，缓缓向突岩中梦寰逼去。

梦寰心中暗想：和尚蓄势而来，我只要略一举动，他必全力施为，看来今夜只有束手就缚了。

他既不动迎敌之念，心情十分平静，索性把眼一闭，等着和尚下手。

他这出人意外的沉着，却使黄衣和尚心中动起疑来，他绕着梦寰身边转了一圈，仍是迟疑着不敢下手，因为，大凡一个习武的人，内功到了绝顶程度，镇静的修养功夫，也随着功力精进，所谓山崩于前色不变，虎踞于后心不乱，这种人轻易不肯出手，但如出手一击，必如排山倒海一般，使人无法接架，梦寰愈沉着，那黄衣和尚愈感到莫测高深。

但事情不能就这样完结，和尚终于出手，铁笔试向梦寰点去，不过他出手用力极微，大部精神功力，都在准备着挡受梦寰还击。

铁笔寒芒眼看点上梦寰前胸，杨梦寰再沉着也不能不闪避了，侧身向左一让，那知这一让算露了底牌，上身随着一让之势，完全侧倒地上。

黄衣僧入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啊！你倒是真够沉着，佛爷差一点被你吓唬住了！”话说完，铁笔一沉，疾点梦寰小腹，这一下，和尚疑虑已消，不再试招，铁笔沉处，快如电奔。

面临生死一发，一种求生的本能，促使杨梦寰振奋抗